

望天树

存文学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望天树

存文学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望天树/存文学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6.12

ISBN 978-7-5153-4289-4

I. ①望… II. ①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15523号

责任编辑:侯群雄 岳虹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(010) 57350401 门市部电话:(010) 57350370

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10×1000 1/16 19.5印张 285千字

2017年1月北京第1版

定价:32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(010)57350337

人是林中一棵树，
象是地上一株苗。

——赞哈的大森林之歌

第一章

1

年轻人波西赶着一队驮着稻米的大象群，踏着满地的落叶和熟腐的野果，一路带香地行进在那条苔痕斑驳的千年古驿道上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缓慢行程，大象进入了一道阴气森森的山谷，光线顿时暗淡了下来，那些路旁的枝叶间好像有一道道黑色的迷雾在哗然流动，一下子，使人仿佛进入了太阳落山的黄昏时分。迎面刮来的风带着一股割人的杀气，令人不寒而栗。走在前面的大象，突然停下不动了，若一堵岩石挡住了向前的去路。紧跟在后面的一头大象，自顾自地低着头赶路，根本没有注意到前面发生的状况，两只尖利的长牙，已经快顶撞到了前面那头大象敦实的屁股上，它一愣，想停下来。可是，庞大的身躯本能地带有一种往前冲的惯性，使它难以刹住自己的脚步，两支一米多长的獠牙，还是硬顶了上去，把前面的大公象猛地推了一下，在它灰褐的屁股上，划出了一道明显的痕迹。

这时，走在最前面的大公象仿佛中了魔法，仰起头来，高抬着那条褐黑粗大的长鼻子，对着幽深狭长的远方，发出了奇异的狂吼。这声音宛若一条黑色的带子，起伏跌宕地朝前方铺展开去。

波西斜靠着身后的粮袋，骑在大象的脖颈上面，伸头一看，顿时傻眼了，吃惊地张大了嘴巴，呆呆看了大半天。可是，他乘坐的骑象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仍在继续缓步地往前走，他的身子一摇一摇，活似一个表情木然的稻草人。

接下来，走在最前面的大公象调转过身来，对着后面紧紧跟上来的同伴，抬起两只前脚，挺直了身子，激烈地晃动起了硕大的脑袋，使劲挣

断了挽在尾巴根上的后鞅索，把驮在背上的十几袋稻米一袋不剩地抖落到了地上。

大公象的这一反常举动，立即引起了其他大象的注意，它们一头跟着一头，也停了下来，把目光投向了大公象，屏声静气地在等待。

大公象扭过头去，把鼻子朝左边挂满了藤萝的山壁上，啪啪地抽打了两下，又转过头来，朝着右边的山壁，再啪啪地抽打了两下，发出了一道独特而果断的命令。其他大象见状，纷纷效仿着大公象的动作，高抬起了两只前脚，两只后脚撑地，立直了身子，把驮着的稻米一袋不剩地掀了下来。

波西所乘的骑象，尾随在大象群的最后压阵，这头一向温顺老实的大象，此时也变得动荡起来：它提起右前脚，一脚接着一脚，猛捣踩脚下的那块大石板，用来发泄自己焦躁不安的情绪，不到两分钟的时间，竟然把那块坚硬无比的青石板，跺成了大小不一的十几块碎片。接着，它仿佛得了羊痫风，浑身激烈地抖动起来，把波西摇晃得张大了嘴巴，连连发呕。他只好从腰间抽出那把随身携带着的象戟，对着大象那鼓凸的大脑门，轻轻地敲打了几下，企图让它安静下来，停止躁动。可是，这头骑象根本不把警告当一回事，依然我行我素，一会儿提起左前脚，一会儿抬起右后脚，再后来，四只脚一起跳荡，由慢而快，直到把波西连同十几袋大米一道，从三米多高的大象背上，稀里哗啦地颠簸到了地上，才停止了摇动。波西的身上压着两袋几十公斤重的稻米，他一时喘不过气来，这头骑象居然也没顾得上看他一眼，就跟随其他大象狂奔而去。

骤然间，十二头大象高大的身影就遮蔽在了密林中，只听到阵阵紧凑有力的大脚敲击出来的咚咚声，在密实的林子里回荡不已，引来了一场毫无征兆的混乱：地上的落叶纷纷被卷了起来，形成了道道极速旋转的涡流；一棵棵大树掉了魂似的吱吱摇动，嘎嘎作响。那些栖息在密林深处的孔雀、野鸡、白鹇和斑鸠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响声惊得叽叽呱呱地一片乱叫。三只绿孔雀惊恐万状地落到了波西面前。它们颤抖着身子，显然，是来寻求庇护的，一切恍若梦境。

波西独自一人赶着不同的大象群，在这古驿道上来回穿行，已经不

下十几次了，大象这样毫无来由的炸群，还是第一次遇到。天上没有滚过惊雷，山坡上没有出现滑坡泥石流，林子里没有参天大树轰然倒塌。虽说这一带不时有凶猛无比的孟加拉虎和狡猾机警的金钱豹流窜；猛不丁地大路上也会横躺着一条出来晒太阳的大竹桶粗的巨蟒，有的还鼓胀着刚吞下野物不久的大肚子，宛若一段被风吹倒在地上的枯树，样子还挺吓人的。可是，对历来有森林之王称号的亚州大象来说，它们统统都是些根本构不成威胁的小玩意儿，在勐巴纳西一带，还从来没听说大象被什么动物吓坏过的事件发生。

这些大象驮着的稻米，都是波西和爹亲自捆上去的。父子俩站在大象的左右两边，用结实的棕绳，把掣在鞍架上的米袋子捆牢了，蹬起八字脚，咬着牙，一起使力，把它绷紧了。临出发前，为了做到万无一失，父子俩还逐一地对每一根绳子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检查，确信没有任何问题后，波西这才吆喝着这些大象上了路，它们怎么轻易就把绳子给弄脱搞断了呢？要知道，这些绳子都是用新割下来的棕衣条子搓拧而成的，根根都是柔性好、拉力强的最好的绳子，怎么竟齐斩斩地断成了两截，好似用锋利无比的大刀割了一般，切口上居然没有一缕岔丝？要不就是象神迦尼萨站到了半空里，手提一把闪亮的剪刀把它给铰了？若真是这样，是不是自己有什么事没有做好，敬神的时候礼数没有尽到，还是上香的时候忘了全部点燃？一颗敬畏之心，使波西忐忑不安。他咬着牙，鼓着劲，推掉了压在身上的那两袋沉甸甸的稻米，双手扶着膝盖，慢慢地挺了起来，攥起拳头，捶了捶酸麻的腰杆子，拍拍沾在衣服裤子上的落叶和尘土，脑子里漫起了一簇簇无法驱散的谜团。

这些大象驮着的可是漫沙寨两百多户人家的稻米，每家每户几十公斤，或者上百公斤地凑到一起，自发地供奉给景真大寺庙的大佛爷和六十多个和尚沙弥一年的口粮。每年新米上市，波西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及时驮运。他知道，每一粒大米都浸透了乡亲们的汗水与虔诚，要是把这样的粮食给糟蹋了，可是要遭天谴，挨雷劈的呀。所幸的是，这些麻袋帮上了大忙，它们都是刚从市场上买来的新货，只只都编织得结实细密，牢不可破。要不，由上而下，从三米多的高处倾斜下来，猛地冲到

地上，肯定就会绷出个大裂口来的，这些稻米肯定抛撒一地。

大象掀起的风暴刚刚过去，波西还埋在恍恍惚惚的迷雾中，驿道上又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由远而近，不一会儿，波西的妻子阿萨娅骑着一匹带着嘶响的枣红马，从一片水冬瓜树林后面闪了出来。看到波西，阿萨娅急忙勒住了缰绳，马在波西面前猛然刹住了脚，呼呼地喷吐着热气。还不待开口，阿萨娅便倾下身来，一把将波西拽上了马，调头就跑。

波西紧贴在阿萨娅热烘烘的背上，手一滑，自然触到了她那圆鼓鼓的大肚子，他心里一惊，大声喊了起来：“阿萨娅，你疯了，都快要生了的人，怎么还这样狂跑呢？你受得了，肚子里的孩子可受不了这样波涛起伏的折腾啊，快勒住马，快勒住马！”

听到叫声，阿萨娅并没有勒住缰绳，枣红马依然在嘤嘤地奔跑着，一棵棵大树飞快地从身边闪过。

阿萨娅扭过头来，不以为然地大声说：“天哪，看把你急得一块红脸都变成白月亮了。我肚子里的孩子，又不是吊在一条干枯秋藤上的小瘪瓜，就那么容易抖落？别忘了，我可是个地地道道的罗姆人，每一只脚板抬起来，上面都绘满了几个国家的地图。当年，我妈在生我的前一个小时，还在距离营地五六公里的一个小镇上唱歌跳舞呢，她身上的汗水还没有落尽，就在返回的大篷车上把我生下了。现在家里的事急，爷爷很快就要走了，本来爹是要亲自来接你的，可是他老人家多年不骑马，骑大象速度又太慢了，肯定来不及。事情那么紧急，我能不来吗？全家都盼着你赶回去，接过爷爷最后的一口气呢。”

从古到今，此地生活着的各个民族都有这样的说法：后辈儿孙们要从上一辈人那里接过他们留在人间的最后的一口气，得到他们临走前的最后一句祝福或叮嘱，儿孙们不仅能接纳上一辈人的福气，还能够继承上一辈人的全部聪明才智，接受他们传递的所有生命密码。

阿萨娅这么一说，波西顿时紧张了起来，他不停地默念起了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”。波西诚心祈祷，希望佛祖保佑爷爷能够坚持到最后，让他接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口气。

半路上，阿萨娅突然想起了波西赶着的大象群，不解地问：“那十几头驮着粮食的大象，怎么不见了呢？”

波西说：“大象都往回跑了，难道刚才你在大路上就没看见？”

“要见了，我怎么还问你？真是这样，它们肯定是集体造反，一起逃回大森林里去了。”

“不至于呀，对于这些来去自由的大象来说，要回到大森林中去，完全用不着逃跑的。再说了，没有任何人虐待和折磨它们，漫沙寨所有的人与它们相处得像个和睦的大家庭一样。”

“是啊，在漫沙寨，森林里的大象从来就是一片无拘无束的白云，想飞就飞，想落就落，一年总有那么几个月，它们都是在大森林里自由自在地度过的，哪里还用得着逃呢？”

这样一说，波西不禁有些担心：这些大象不明原因地在藤缠枝绕的密林中疯狂奔跑，少不了磕磕碰碰，拉拉扯扯的；要是有一条横在高处的大青藤，大象是根本发现不了的，系在它们背上的柚木鞍架极易绊倒它们。对一个几吨重的庞然大物来说，不是肋骨断裂，就是大腿骨折，非死即伤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

出乎意外的是，波西和阿萨娅赶到家的时候，十几头大象居然一头挨着一头，井然有序地站在了竹楼下，一头头神情庄严，眼目潮湿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

这时，波西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些大象并非有意逃跑，它们完全是为了爷爷而来的。使人不解的是，一个连人都是事后才知道的消息，它们究竟是怎么得到的？是在大树摇动中捕捉到的信息，还是刮过家门前的风带给它们的？这天，驿道上空并没有绿斑鸠飞过的影子，可以肯定这个消息并不是它们带去的。大象的听觉异常敏感，它们能捕捉到百里之外自己所需要的任何信息，难道是爷爷自己的身体发出的？

波西和阿萨娅走上竹楼的时候，爷爷的床边早已站着神色凝重的父母亲了。听到他们进屋的脚步声，全家人一起抬起头来，爷爷对着他招了招手，波西明白爷爷的意思，提着脚，轻轻地走到了爷爷的身旁。

爷爷小声地说：“波西，你把我扶起来，我要到楼下看看那些大象去，

它们早在那里等我了，要是等待太久了，对不起它们。”

波西蹲了下来，对爷爷说：“爷爷，我背你下去好吧。”

爷爷摇了摇头，表示了要自己走的决心。波西和父亲虽然心痛老人家，但见老人态度坚决，只好遵从，把老人家从床上慢慢地扶起来，坐到了床边。老人家要波西的母亲把那条平时舍不得用的蓝布头巾缠到了头上，老人又指了指枕头，站在旁边的阿萨娅心领神会，走上前去从那只装满荞壳的枕头下，翻出了那双被压得像两条干鱼似的棉布鞋。她伸进手去，把它抻开来，小心认真地把那双干瘦僵硬脚，一只接着一只地套了进去。这双厚软的棉布鞋，是阿萨娅嫁给波西后，跟着婆婆学做的第一双鞋。因为罗姆人把心都用到了揣摩人和其他技巧上去了，不善做针线活，从小就缺乏这样的环境，一针一线，都是在婆婆的指点下完成的。老人家对这双鞋十分珍爱，把它压到了枕头下，一放就是两年多，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，老人家才舍得把它穿上了。

一切就绪，波西和父亲正准备要老人家下地走的时候，他的眼里突然像一道从乌云缝里透出的光亮，两道目光直盯着阿萨娅那草垛一样鼓起的大肚子。阿萨娅的身上仿佛有了一种烧灼感，不好意思地转过头。

接着，老人的嘴哑吧哑吧地响了几声，伸出舌头，在干裂的嘴皮上抿了抿，欲言又止。

波西的父亲从老人的脸上读出了他的意思，赶快让他重新躺了回去，把掀到一边的被子拉盖到了他的身上。

这当儿，波西也领悟到了爷爷一直埋着的心事：他是想看到重孙出世，要不，他是不会轻易走人的。

波西和阿萨娅已经结婚三年了，可是，阿萨娅一直不愿要小孩，她对波西说：“我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孩，一只脱离妈妈怀抱不久的小猴子，跳荡攀爬，都还要人调教，自己却要做起妈来了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”

波西说：“你说的也没有什么大错，老话都说，牛不吃水不能强按头，结婚生孩子，不也是一个道理。至于说可笑，这有什么可笑的，玉米秆长高了，自然要抽穗子、披红缨、结玉米，人也一样的。爷爷眼巴巴地盼着要抱重孙，都这么多年了，急得他老人家心窝子冒烟，脑门头起火，我们

总不能睁着眼睛，装瞎子吧。”

阿萨娅神秘地笑了笑，做了个调皮的鬼脸：“爷爷着急，难道你波西就不急？可是，我算过了，我们这一辈子只有三个女孩的桃花命，命中不带子啊。要是爷爷一心只想着要抱上个重孙子，那真就对不起他老人家了。”

“这个你就放心好了，我们傣家人从古到今，就不重男轻女，有的把女儿看得比儿子还更重些。爷爷便是如此，他从来就是一个想得开，看得远的开明老人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是我小看老人家了，既然如此你要早告诉我呀。”

“早告诉了又怎么样，你也不能提前把她生出来呀。”

“这也是，春天不到，青蛙不叫，知了也不吵闹，凡事都有时间在管着呢。”

毕竟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，他们每月除了阿萨娅来例假的特殊日子，都在激情昂扬地做着夫妻间的事，乐此不疲，高潮迭起，可是，仍不见阿萨娅有什么动静。波西百思不得其解：难道自己撒播下去的都是些长不出秧苗的瘪谷子？

面对小辈，爷爷又不便开口，愁得他老人家眉毛打了结，脸上堆起了霜。都一百零一岁的人了，真是活一时少一时，过一天算一天，不定哪一天躺下去就再也醒不过来了，还没有见到接过布闷掌^①铜象戟的人，真是令人忐忑不安。这天，总算逮到了一个机会，阿萨娅到寨子里给人看病去了，波西的父母出门在外，家里只剩下波西和爷爷，老人家终于忍不住开了口：“波西啊，你和阿萨娅结婚都三年了，阿萨娅的身子怎么还轻得像只田埂上的白鹭，展翅就可以飞到半空里去，是你自己的事，还是阿萨娅的？”

波西只好红着脸说：“爷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该浇的水都浇了，就是没见到小苗要拱出土来的痕迹。”

“波西呀，你是一个读书之人，应该知道，撒播种子关键要把握好节

① 布闷掌：傣族语，指旧时为领主管理大象、训练大象的专门官员。

令，女人从来就是一块土地，要是土地没有萌芽的热情，也是生不出温润来的，男人费力八气地使劲浇水也是枉然的。”爷爷说得非常含蓄，波西却明白了其中的含义。

其实，阿萨娅没能怀孕还真不能怪波西，正如同样的春风，不能同时吹开两棵同样的桃花一样，也不能说他波西无能。每次他和阿萨娅做完了夫妻间的事，阿萨娅总是来不及回味，就翻身下床，借口到楼下用水、上茅房。她一出房门，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一段事先准备好了的草药根，嚼了吞咽下去，把孕给避了。这一切，她做得悄无声息，天地哑然，怀胎和避孕，什么时候生下的孩子最好，从来就是罗姆女人秘而不宣的家传，何况阿萨娅从小就跟着父亲采药看病。对阿萨娅所做的一切，波西竟然毫无察觉，他对阿萨娅太信任了，从来不存戒心，他越是这样，阿萨娅愈感不安，怀里好像揣了一只动荡不安的野猫，她独处的时候，总能够听到它喵喵呜呜地叫。每当看到爷爷一个人木然地坐在阳台上，盯着不远处的望天树和象神庙，长久不语，几乎成了一尊凝然不动的石雕，阿萨娅心里就生出了一种欺小瞒老的罪恶感。于是她收起了自己的手脚，满怀信心地等待着波西的种子，等待着它们摇动着愉快的尾巴，深钻到湿漉漉的园圃地里去，生根发芽，变成一个温暖可人的宝贝疙瘩。

这一次，阿萨娅终于没有让老人家失望，在波西的爷爷跨进人生的高大门槛，迎来一百零三岁高寿的时候，家人惊喜地发现阿萨娅的肚子像棵孕育着果实的芭蕉树，一天天地鼓凸了起来。当然，最先看出阿萨娅异样的还是波西的母亲，她亲自动手，用从爱尼人那里买来的手工纺织的棉布，为阿萨娅做了一条宽大的套裙。

爷爷重新躺下后，还不到十分钟，阿萨娅的肚子就开始发作，最先是间歇性的阵痛，后来疼痛渐渐加剧，一阵强似一阵，仿佛一双有力的大手，在肚子里拉拉扯扯，把肚子里的宝贝往下扯、往外拉。本来，她不想惊动家里人，想极力忍住，直到出现了无法忍受的巨大坠疼，她才不由得哼出声来，额头上也涌出了密集如雨的汗珠。波西的母亲见状，以为是阿萨娅刚才在山路上的强烈颠簸惊动了腹中的胎儿，于是她立即把她牵回内屋，安顿下来。接下来，她脚不点地，忙出忙进，只见她把装满水的

铜壶放到火塘的铁三角上，转身又找来剪刀在焰火上烘燎消毒，有条不紊地做着接生前的准备。不到半个小时的工夫，铜壶里的水刚咕嘟咕嘟地欢叫，屋子里就传出了一阵婴儿清亮的啼哭声。

波西的爷爷好像一直都在耸着耳朵听，当屋里有了不小的动静，他犹如神助，好像有一双大手在空里用力地拉着，他一骨碌翻坐到了床边，一改刚才气若游丝的状态，脑门上的皱纹全打开了，变成了流光溢彩的通道，他发出了洪亮若钟的声音：“太阳升起来了，月亮、星星出现了，我心里的沉沉雾气消散了。”

波西和他的父亲在老人清亮的话语中，真真切切地看到一颗颗带着翅膀的星星和月亮，从他的嘴里飞了出来，哇哇地叫着，在屋子里愉快地飞翔。

爷爷的话刚落，房间里也传出了波西母亲惊喜的声音：“爹，你老人家可以开心大笑了，阿萨娅生下了个头戴花环的俏姑娘。”

“戴花的也好，骑马的也罢，只要有了新人出世，我们家的象戟不就有人传了吗？这下子，我就可以放心踏实地走了。”说完，老人自己站到了竹笆地板上，挺直腰杆，甩动双手，精神抖擞地大步走下了楼。那些在下面候着的大象，一起凑了过来，伸着鼻子向老人家点头请安。就在这时，一头晃动着一团银光的大白象，若一轮明月，出现在象神庙方向的森林里。它撒开步子，向着波西家奔来，它的背上挂拉着一枝带着绿叶的白花羊蹄甲。他们一眼就认出了这头伟岸高耸的大白象。三年前，波西和阿萨娅就是骑着它在寨子里婚礼巡游的。见到大白象，其他的大象自觉地给它让出了一条通道。大白象从中从容穿过，径直走到了老人面前。见了大白象，老人的步子显得更加稳健起来，没有一点摇摆地缓步轻移。

此时，十二头大象一起抬起鼻子来，朝着老人点着头致意。接着，又一起跪了下来，老人走上去，一头挨着一头，极其亲昵地抚摸着它们的身子和鼻子，不时凑到大象的耳边，轻轻地拨开密布在耳孔外的绒毛，嘀咕上几句，大象好像听懂了，频频扇动着蒲扇似的大耳朵。

波西的父亲阴沉着脸，梗住脖子对波西说：“这是你爷爷在跟大象做

最后的告别呢，他很快就要离开我们了。”波西的两只眼睛红了起来。

抚摸完最后一头大象，老人回到了大白象身边。大白象轻轻地扇了扇耳朵，极其温柔地伸出鼻子来，轻轻地搀扶住了他的身子，用自己特有的方法呵护着老人。

波西的父亲见状，对波西说：“快上楼去，把柜子里的那床攀枝花垫子给我拿来。”

波西一急，两脚生风，一步两个台阶地上楼去。他的父亲赶紧把十二头卧倒在地的大象鞍子解了下来，把其中一只鞍子放到了大白象的身上，接着，又从竹楼上拿出了一只老花梨木的座椅，安放到了鞍子上。不一会儿，波西抱来了一床靛青色的大垫子，波西的父亲把它铺到了带着扶手的座椅上，用麻绳扎好了。大白象把蜷缩的鼻子松开来，波西扶着爷爷坐到了椅子上面。

爷爷伸出苍老的大手拉着波西：“我就要走了，大象要把我带到它们祖先那里去了，生和大象有缘在一起，死了也和它们相依伴，生生死死都不孤独。你们都不要难过，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了一百零三岁，比起好多人来，我已经多活几个年头了，把他们的年岁都凑到了我生命的篮筐里。我走后，你们一定要照顾好林子里的那些大象，遇事不要急，好好和它们商量，象神庙也得管好了，那里的香火不能断。还有墙壁上镶嵌着的那块画板，千万不能让它毁坏了，那是神庙里的宝物，上面记载的是一段值得我们世代铭记的历史。别忘了，我们是布闷掌，一个掌管过千头大象的家族，大象兴则家族兴，大象亡则家族亡，我们和大象的命运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。”

波西知道，这是爷爷最后的重托和叮嘱，它比什么都重要，于是含着眼泪，庄严地点了点头。

跪在地上的大白象缓缓地站起身来，坐在椅子上的爷爷渐渐升高，象背上立时耸起了一尊高大伟岸的身影，几只绿斑鸠从半空里降了下来，在老人的头上盘旋了几圈，之后，向着大森林咕咕地飞去。波西知道，它们是在空中为爷爷的灵魂开道呢。这时，大白象迈开了沉稳的步子，一步一步朝着望天树附近的象神庙走去。其他的大象也跟随着站起

来，自行排成左右两列，把大白象护卫在中间。到了象神庙前，大白象又慢慢地卧在地上，让爷爷从容地走下来。波西赶紧开了大门，爷爷走进去，对着象神迦尼萨拜了三拜，神情庄严地把那块黄杨木画活动板翻转过来，平心静气地看了一会儿，在上面轻轻地拍打了三下。之后，走出庙来，对着家人，做了深情的一望，就坐到了大白象背上，闭上眼睛，两手搭在椅子的扶手上，轻轻地叫了一声“走吧！”大白象站了起来，步子依然均匀沉稳，像一条风平浪静的木船轻轻地摇晃着。

家人难分难舍，还想送上一程，可是，十二头大象坚决不让，它们一起伸出鼻子来，排列成了阻拦在他们面前的十二道栏杆，他们只好放弃。

波西一家，全都抬起手来，向着老人家的背影挥了挥，目送着，直到他消失在密林深处。

三天后，十二头大象一头不落地回到了波西家的竹楼下，只有那头大白象没有出现。波西给大象们重新放上鞍子，返回林中驿道，驮走了那些掉落在地上的大米。天上没有下雨，林子里没有起大雾，大米全都完好无损。

这是六十多年前发生在波西家里的事。

这一年，波西二十岁，他的父亲相宝四十九岁，阿萨娅十八岁。

父亲说，爷爷在五十四岁那年才生了他，父亲是在2006年冬天走的，这一年，他已是一百零四岁的长寿老人了，嘱托的话依然是当年爷爷说过的那些话。驮走他的也是当年驮走爷爷的那头像雪山一样挺拔高大的大白象。不过，大白象已经老态龙钟：它脖子上的皮子像枯黄的芭蕉叶一样耷拉着，一双和蔼有神的眼睛变成了浑浊不堪的米汤色，两只白色的象牙也镀上了一层厚厚的锈黄。过去走起路来，都是大步往前，落地有声；驮走波西父亲的时候，却变得慢吞吞的。算来，它好像已经有七十多岁了，一头亚洲象的年龄最长也超不过八十。

驮走波西的父亲后，它再也没有出现过，波西到密林中找寻了半个多月，也没有看到它的任何痕迹，就连气息也没有留下。可以肯定，它已经悄悄地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。

在勐巴纳西境内，接连发生了几起野象冲出林子踩踏人，毁坏林地和庄稼的恶性事件之后，波西这位年轻时曾做过掌管千头大象的布闷掌，一位年近八十的傣族老人，在被冷落了几十年之后，突然被托举了起来，推向了事件的中心。

每天早晨，波西起床洗过脸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手持佛珠，漫步到寨子的寺庙里，与那些和尚沙弥一起，跟着住持的佛爷念一个小时的早经。之后，到离家不远的象神庙去，清扫那些随风而来的落叶；走上台阶，把那道金色的大门缓缓打开，走到黄杨木板画前，把这块活动大板翻转过来，摘下那挂在墙壁上的黄牛尾掸子，轻轻地掸扫一遍，每一个场景都不疏忽，每一个细节都做到认真细致。这画是爷爷在一块宽大的黄杨木上绘下的一场亲身经历的大象之战。每打开画来，他都能闻到一股浓烈的血腥味道，眼前晃动着阵阵冲天而起的厮杀和呐喊。平时，这画板出现在庙里的是它光滑的背面。他把画板重新调转，恢复原位后，再跪到神龛那尊神象迦尼萨面前，烧上三炷香，点燃三支蜡烛。这象神是1896年，光绪二十二年，他的爷爷和景真大佛寺的住持明清佛爷一道请回来的。他俩分别骑着两头大象，驮着六个硕大的椰子王，由缅甸到印度，经过了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，赶在8月20日——象神节前，到达了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首府孟买城，参加三年前就开始了的象神伽巴提节，在象神迦尼萨面前供上了千里迢迢带来的大椰子。返回时，从那里的象神大庙里请回了这尊柚木雕的象神迦尼萨。迦尼萨长着一副菩萨般慈善的面孔，一双明亮有神的小眼睛，卷着一条可爱舒服的大鼻子，圆滚滚的肚皮上刷着一道鲜艳若虹的颜色，仿佛它随时都要从神龛上走下来，潜入密林中去。

那年，请回象神迦尼萨后，波西的爷爷依照傣族的传统式样，亲自设计建盖了这座杆栏式的象神庙。为了防止白蚁和雨露的腐蚀，每一棵粗大的木柱除了放了石柱脚外，还特意在上面刷上了厚厚的一层生漆，铺

设在上面的木板也刷上了掺和着虫胶的土漆。神庙前面搭了一道可以摆放芭蕉、甘蔗的长廊，大象到了这里，伸出鼻子就可以轻松够到寨子里人们供奉的食物。寨子里不管谁家的芭蕉黄熟了，甘蔗甜了，都会扛起来，摆放到这里，那些不时到来的大象，随时都可以取用；神庙两边的地上，放了几条又长又大的木槽，要是遇到大象回来，人们就在里面放上掺拌着盐巴的玉米团子，让它们吃个饱后再离去。

不过，这些年来，从远方森林里来象神庙的大象渐渐减少了，有时一年也见不到一头大象的影子。那些摆放在长廊上的芭蕉和甘蔗，让那些藏在密林里的小黄猴和大青猴们占尽了便宜，每隔四五天，它们就成群结队地拥到这里来，饱餐一顿；有时两群猴子碰到一起，少不了吵吵闹闹，甚至厮打一番。几条水冬瓜树做成的水槽壁上已长出绿茸茸的青苔，夏天的时候，总有一簇簇肥大的黑木耳从上面生长出来。

这天，波西点燃香烛合掌祈祷的时候，他心里陡地一惊，他发现，烛光里的象神迦尼萨不同以往，换上了一副阴沉沉的面孔，还可以看到有丝丝昏暗的乌云飘过。波西回头看向庙外，几棵刚吐露新芽的西南桦，披着明亮的阳光。他缓缓走下台阶，感到了一种惊慌和不安。

波西大步回家，跨上竹楼，取了望远镜，急忙来到了望天树下，拉过那条从那棵最高的望天树上披挂下来的软梯，一鼓作气，攀爬到了五十多米高的用树枝搭成的瞭望塔上。他喘息未定，立即移动着望远镜，朝远方瞭望；看了一会儿，他又把耳朵贴到了树干上，凝神静气地听了一会儿，他想从远方传来的风声感受大象发出的气息。大约听了半个多小时，在树汁汨汨的流淌中，他捕捉到了一群大象用脚捣地的震颤声，其中还夹杂着连续不断喷出的鼻息。他还想再听下去，想对导致它们愤怒的原因作出一番判断。可是，他的身后却传来了一阵扑哧扑哧的声音，回头一看，外孙阿佳满头大汗地来了。见到外公，他急忙从挎在胸前的小布袋里拿出他忘在家里的手机。

阿佳气鼓鼓地说：“外公，电话响了，我去接，不知道打电话的是个什么家伙，满口臭烘烘的，比一只野猫子放屁还要呛人，好像大火烧过了屋顶，一副号丧的口吻，只是嗡嗡的，我半句也听不懂，外婆也听不懂，就把